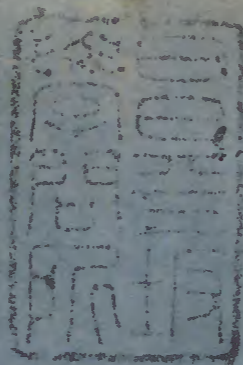


楊復所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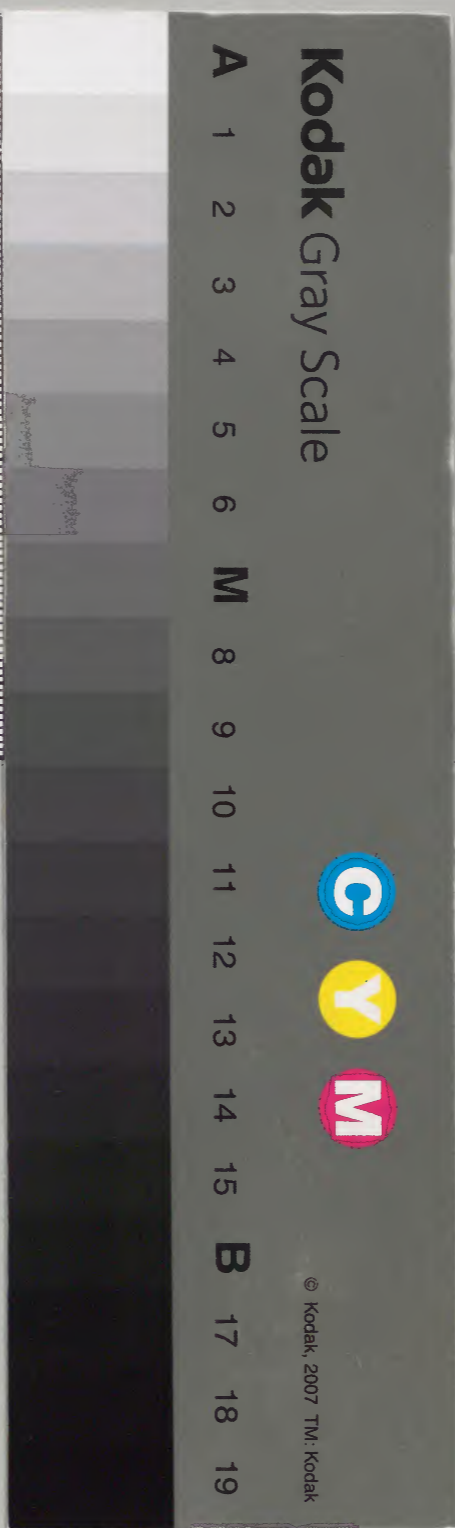
五之六



			五	漢
			四	書
			七	門
			三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五	漢	
七	四		
函	七	書	
一	三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473
冊數	4	(3)
函號	317	92



重刻楊復所先生家藏文集卷之五

邑舉人門生黃

璿 龔克修

男見駿

黃 玠 黎導指

見暄

署邑學博舉人梁

昌 仝較正

見晔

全梓

墓誌銘

明勅贈承德郎南京刑部廣東司員外郎

雙崖鄒公墓誌銘

雙崖鄒公諱某字某江西吉水人也子元標事

今上以直諫著聞守南京刑部員外郎秩滿引
疾在告數載 上命以郎中起之會丁母艱乃
感激陳情臣事 皇上廿餘年僅得一蒲宜赴
部徼一命為親榮遠狗馬病不能今 天恩不
棄 新命式臨臣始有母今則已矣傾葵向日
捧檄徒悲竊惟臣雖奉職無狀然臣父臣母所
以教臣者實備且至伏望 聖明垂念給與應
得勅命以旌先臣之功死且不朽啣結以之
詔曰可於是公得贈如子官母贈孺人實異數

累月不入其威嚴強毅如此教諸子尤肅或儀
觀不飭輒戒曰羅先生遇子弟不馴謹者不見
兒得無為羅先生所斥乎嘗有事于宗祠工人
私致二果公不受標尚幼方讀不聞公言將取
啖之公呵曰若不辨可否而果是甘耶朴之不
少貸及標博學有文名公戒之曰讀書猶之泛
海寧以一勺盡水綴文猶之調鼎寧以一鬻盡
味思存見少奚以自多及標隸博士籍又戒之
曰子弟不患不才患才逾器識耳器識不足若

王楊盧駱寧足多乎及標領鄉書則又戒之曰子弟不患不達患達而不軌于先訓耳夫令名弗彰而直以一第自雄非所望也公之教可謂得豫之道矣公平生孝友敦睦嚴事伯兄待二弟極憐愛遇諸子侄無異己子得嗜物必先之伯兄歿遺女未字嫁之如所生宗族或有饑寒解衣推食不遺餘方曰誰非祖宗遺體吾能獨溫飽乎歐陽外族子宦于外公守視其先隴歲時致酒脯之奠其厚如此屬纊之際猶惓惓以

也初標舉鄉書而公卒已葬公於祖隴之偏後十五年改葬白沙又十三年為今年己亥再遷其麓距始葬廿有八年矣而未有銘走价予屬予不文徒以講學信吾年友固得以質書按狀公蓋異稟幼凝重若成人父呆夫公竒之使從琴山先生學琴山先生故耆儒不可一世士獨器許公不去口試郡縣為給諫汪春渠公賞拔曰此千里駒也及試督學輒弗利公下帷發憤咯血不廢母歐陽夫人止之曰豈學之咎耶亦

有數耳無自苦公悟遂罷舉于業而優游聖籍
寤寐賢輒久之六藝淹貫文行純備而最所向
慕者里中先達兩羅公最所潛玩者陽明先生
所著朱子晚年定論傳習錄也郡邑子弟多宗
師之至他郡邑亦望風禮聘公咸循又善誘俾
有成立公為人謹於禮無所忽嘗飲於虔著姓
高會滿坐沾醉公凝然益莊乃若閨閫之內無
情容無戲言常遠還止宿外舍或問其故不答
妯娒有違言輒咎內子內子歛容謝乃釋不則

忠孝二字為後嗣勉其精一無二者歟 天子
褒公之詞曰經為人師行為士楷雖弗施於有
政而能範于而家公之潛德闡於是矣標立朝
謇諤章前後十餘上而首論江陵奔喪實與羅
文毅公綱常一疏爭光有此氣節已是八九分
人物而猶不自足慨然以斯道為已任而歆躋
於聖人之域斯二者實公之教也聞歐陽夫人
腹公時族人百計擠墮公竟無所損公之飲於
虔也虔媪伺公敬肅之容卜公後嗣必貴由此

觀之積善餘慶不虛已公生卒年月世系于姓
如狀不具論銘曰明親至善止必知大要身修
首家齊閑于有家政克施人有良貴人弗思思
之人可此屋封 絲綸照耀馬鬣崇豈惟鄉里
習其風聲聞且達自我公太史直書閔幽宮有
虹其氣騰豐隆

贈文林郎汝濱張公墓誌銘

公諱均劬字世恩姓張氏開封襄城人也隱德
不耀于時至行有孚于里世居汝水之上里之

人而厥名德以汝濱號之純篤朴茂根乎天性
之植孝恭友愛卓乎人倫之表家世澹泊惟可
耕之田一項歲盡力其中以仰事俯育餘以為
子師館穀費平生宅心無它惟力田教于二事
其務也兄弟五人修短不齊公任序四之職守
相猶之戒有兄乏嗣而貧曰於我乎養不以累
厥弟有嫂死不克葬曰於我乎殯不以累厥姪
里人嘖嘖相聚歎以汝濱公為難至於惡少暴
桀子弟方有所爭忿不可解者一聞公至輒自

平仰和懌以息公亦絕欲勸諭以好言其與人
發氣滿容披衷赤露情素絕無町畦可疑之意
以故里中無老幼賢愚皆親信之惟其言是聽
家雖寡積見人困厄輒出所有賙之不為恠惜
有旅人阻積雪饑且寒倚神叢而號彼富室子
皆相戒閉戶弗為顧公過之輒解所衣褐覆其
體歸趣炊爨徃活之其仁如此又有輸長抵舍
而醉遺所輸金公自外入得之不知誰所遺守
視良久輸長循途而號吾無以輸縣吾死矣公

聞趣還之其義如此古所謂修之於家其德乃
餘修之於鄉其德乃廣者公之謂耶年逾六旬
會朝廷覃恩賜天下高年爵一級里人上其
善於縣官得冠帶以耆壽終有子三人仲子寧
以壬辰進士知江都治行高等考績贈公文林
郎如仲子官伯安季守庠生伯仲配孺人常出
季繼配孺人韓出也女一適里中孫氏子某公
仲子寧予所取士以書來請銘銘曰

周重孝德謂之吉人漢之取士孝弟力田皇

矣我明多士振振既布列位亦洽隱淪於維
汝叟厥德何厚惟睦惟卹惟孝惟友教不出
家倣載南畝德積開先功著身後肇基 皇
祖教民六言孰是備美惟汝有賢 綸綍煌
煌賁于重泉太史書之萬古弗湮

文塘黎先生墓誌銘

黎先生建昌南城人也平生以學為命脉弱冠
補邑博士弟子業舉過勞得中虛病因棄去木
羅大甥周旋近師講席有年敦孝友罕過舉

日遇熊先生者呵之曰汝沒天理遂憤激深思
之廢食不寢夜半恍悟通身汗浹天明詣近師
大哭述狀近師喜甚撫慰之自是學日篤聯同
志日切後遊武夷有碧眼翁兀坐招提中竊異
之四顧無人掩戶長跼請教翁呵之曰汝近溪
弟子耶門面心腸不足教也先生驚伏不敢起
頓首堅請教言久之命起為說中庸天命章自
是始脫言詮故先生之說中庸多近師所未語
者有所本群居未嘗自異諸同學咸心醉之年

五十遊金陵頗出宗旨接引後學歲丙戌侍近
師再至會憑虛閣時主會者太宗師趙公故諸
生無不至紳衿之士外及緇黃下逮僕從殆萬
人師為說中庸費隱及大學明明德之義皆自
愛親敬兄慈幼平等處發之無不聽悅先生學
益進時不肖持節封崇歸省先生徑造焉則古
鄉之士數十人被教言稱弟子不肖述其論說
作來粵記近師印可曰極利初學為評而梓之
其後南北往還先生多與偕不肖領益不可勝

紀先生及物益廣而其詣亦以益邃不肖承乏
南部二載有餘先生一再訪年七十又一矣尚
強健不肖竊喜道脉可壽不肖家多難以來日
夜望先生再至慰誨我孰知先生亦長逝矣哀
哉先生道貌修削清和出言徐緩而其氣浩然
非外物所能撓常曰位天地育萬物道在則然
不以顯晦在京師有欲薦之朝者先生堅止之
曰公肯見信何必薦我不肖自先生初遊金陵
邂逅領教踪跡漸密前後二十餘年未嘗聞先

生言人之過近師嘗曰老實人也天臺耿公目
為羅門顏子其學究極天人之際可一言而盡
也臨終病劇講學不輟眷屬哭泣于側而不動
其天壽不貳者歟先生名允儒師命也字成之
號文塘生嘉靖戊子閏十月初八日亥時卒萬
曆戊戌十月十一日丑時享年七十有一前配
毛氏無出繼配李氏養子奕先娶毛氏生子奕
科郡庠生娶陶氏女三長適余承 次適黃從
龍次適鄭之辭孫男三繼祖繩祖欽祖孫女二

茲奕科遠來請銘不肖未敢任知先生然亦未
敢阿先生謹存其實如右以待後學而銘曰盱
江之傳赤子是師於惟先生具體而微紹宗翼
教人動天行純純實實忘迹忘名茲為伊何是
黎先生

善士松泉萬公墓誌銘

盱江萬貢父歿圖所不朽屬弟賓守几筵自走
二千餘里造史楊子道病歷三時始達楊子以
其嘗學于明德夫子也又悲其志之孝且誠也

無所辭按狀公諱國正字君表別號松泉姓萬氏蓋畢萬之後云五代時徙進賢至世顯公徙南城世顯公傳大受公皆仕宋尊顯入明有斗祥公舉永樂進士官至河南按察使其後四世至古軒公為益藩奉祀生雙橋公仕為黃崗令起復補興山令是為公父自徙南城至公十二世矣時顯時晦然率秉禮為盱著姓焉公幼而嗜學弱冠補郡博士弟子負苦學病劇棄去而攝生體乃壯奮曰家可為政也奚仕為故公多

孝友之行如其志父雙橋公貢京師游太學公任家督奉母丘儒人饒甘旨給家人衣食不乏雙橋公歸四方多來就學公為調度俾無內顧以養志及雙橋公兩仕為令也皆劇邑難治公從內悉意助助雙橋公得能聲藉甚皆公力雙橋公病不櫛沐不解帶以養比歿居喪有聞二弟督教之有成任仲家政及析箸以田廬器物腴美者歸焉曰仲勞幹也仲孥撫其遺孤恤其嫠季將貢幾續父業而夫公慟甚撫恤亦如仲

因曰吾家書香不可中絕遂杜門以教二子被服以古人格訓而身自屏繁華敦儉朴以先之至如聯族會增祭田不費惜也娣姒三人裝資皆出筐篋無所恠其厚於天親如此公與人交必盡其誠謀必忠平淡恬愉終其身不物求亦不物迂故公不出家而令聞孚于鄉時郡守楊公守仁用縣令范公請旌公云善士萬某居世祿之裔紹清白之操事親夙著孝誠待弟咸稱友愛杜門教子絕意積儲樂善好施懷刑安

分按治邵公陞亦旌公云朴素有古人之風安貞協幽人之吉是三君子者皆卓然人倫之範豈虛美哉丘孺人卒營塋地八年乃得之心勞力瘁竟以是病遂篤顧逍遙閑暇端坐而逝生乙酉年正月廿有八日卒癸巳年某月某日享年六十有九配李氏十都水南族男二長貢娶憲伯孀山丘公女次賓娶文學某女女四孫男六人貢所生士陽賓生士金娶蔡氏士鍾娶黃氏士欽聘吳氏士鉞士錄俱幼孫女五人內有聘

于明德夫子之孫者曾孫二重慶士金出長慶
士鍾出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銘曰三代遺
英一方儀刑師帥是褒來風是旌孝謹不衰將
繁以興山川永固葆此刻銘

明處士竹庄金公暨配孺人墓誌銘

富者兼衆人之產貴者處衆人之上天地之於
人一也而獨厚之何也彼盖有以取之而天地
未嘗有心也衆人之情莫不慳其所有而罕恤
人之心斯率為衆人而已矣於此有人焉能不

慳其所有而恒心乎恤人夫不慳其所有即其
量已兼衆人矣於法不冝富乎恒心乎卹人即
其德已處衆人之上矣於法不冝貴乎盖有身
遂享之者矣即不然亦必在其子孫予嘗見富
貴之家而詢其先世未有不輕財樂施好賙人
之急者也而竹庄公亦云公平生慨慷有大節
不事家人生產位業家雖窶且貧乎然見人有
急輒舉所有濟之或有饑年自給即斗粟亦推
與鄰里共食此何如其為心也公少時好鬪鷄

挾彈為豪俠浪遊公配某孺人攻苦茹淡躬績
紡以助公之不給且涕泣以導公中年乃折節
訓子孫孺人蓋有力焉然公之意遠矣譬之作
室公厚為之基而孺人其垣墉蕪茨之者耶世
間年少浪遊何可勝數然竟落莫無所立公有
子文且武世其家又有孫掇巍科登膺仕為特
名卿所得良厚矣則其所存者天淵異也茫又
倍物豈得見淮陰背水軍而撫掌耶公諱鳳字
朝鳴別號竹庄祖廬陵人有諱遺者洪武間以

水軍衛千戶調南海遂世為南海人三世祖諱
讚者生公公生於成化某年某月日終於正德
某年某月日享齡七十有六孺人某氏生於某
年某月日卒於某年某月日享齡若干合葬于
越王臺之席帽山未有銘孫節予年友也請予
銘銘曰惟大度無所取惟深仁有所予惟未食
待來許史氏書千萬古

明秦府典寶鄉飲賓雲岩閣公偕配李安

人墓誌銘

維揚閭立吾甫為南廷評以論學予交乃手厥
祖狀示予曰不肖選起家戴氏禮也實始先大
父雲岩公不肖嘗稱禮於先生而先生不以為
非爰敢丐大筆為先大父銘庶吾後嗣敬念不
忘乎予辭不文立吾甫再拜固請不獲辭按狀
雲岩公諱金字體礪世為陝西綏德州人四世
以下俱隱德弗耀至父琮公以貢仕為合肥縣
主簿九載清謹一節罷官貧不能歸而占籍於
揚娶於田生三子而公季公少與仲讀書者讀

戴氏禮口誦心惟而躬行之合肥公貧甚公奮
然曰禮稱事父養老謂何吾安能坐視吾父困
乎乃棄佔嗶隨婦翁李公治鹽筴參畫中機宜
諸賈客嘆異何年少而明習鹺務乃爾皆托心
齊家是用饒極孝養以安合肥公合肥公卒哀
毀骨立治喪塋如禮除服而仲第公傷合肥公
之不及見也邑養田孺人兄弟交相友愛食必
同几衣必同縑移伯兄之殯以塋於揚迎長姊
之家以養於揚揚人翕然稱義焉公五子皆以

戴氏禮補弟子負時揚士鮮習禮公乃延訪四方名士捐貲產館穀之時則有昭陽宗履菴公姚江邵越湖公黃望山公最後則有豫章劉肖岩公廣德李冲涵公數公者相繼登第以去如宗之方城公邵之梅墩公直就家塾取上第而公諸子竟困棘闈仲亦六上春官不得第然維揚之禮自閻氏轉相傳授彬彬稱盛矣公雅有節俠風雖被服儒生而秦晉賈操奇贏入揚者無不傾心倚毗者會嘉靖戊午間倭寇海上自

通泰逼揚郡守石發丁壯登陴凡倭皆披靡守計無所出公獵纓與秦晉賈言曰諸君產塞上習見鋒鏑且居常自負射命中恨不得一當虜今倭視虜怯甚願我揚人無敢發一矢者以故倭氣驕日逼今諸君亦坐困城中與其俟城破以匹夫勇獨全孰若登城救此一方生靈且諸君亦恃城自救也時秦晉賈居城中者不下數百人一呼響應公盡出其家藏烹羊擊鮮持巨觥拜之諸賈攘臂先登時倭蟻附城下將躋董

相坊以上諸賈中有郤姓者故參戎子執弓矢連殪數倭迺稍稍引去揚人始有固志呼聲大振守偕丞尉馳而登城曰是誰為之倡乎已詢知為公執公手曰君義士恨知君晚公密因進言曰諸賈皆千金子無稅畝於揚中多使酒任俠者以客禮動之其氣當尚奮倘民役之則沮喪不前矣守唯唯日持牛酒謂公當以已意餉之諸賈酒酣狂彩服露刃光彩曜日據城上大罵其聲無不塞上語者聞發矢中倭斃之倭抽

矢驚駭曰此巨弩勁矢非南人有安所得邊兵至也為解去而城守得全時城中人無不德公者守劄上聞公遜謝已賓致鄉飲亦辭守不得已自為置粟請得次補秦府典寶曰君秦人也當為秦輔公勉勉受之然冠帶竟不一御次當補終不往後相繼為揚守者咸造廬以大賓請堅辭不赴也公好行其德秦晉人有疾不能養喪不能歸負不能償者取於公不厭嘗焚千金之券其少者不可勝數暮年產益罄怡然不以

為意邵梅墩公按治至維揚知公宴曰故人何不一見乎終不往亡何而立吾甫弟進士立吾甫之弟士聰亦領鄉荐二人者第四子之子也公於是喜可知也勉就冠服優游里中蒼顏鶴髮里人望之若仙迨逝之日若未嘗病者配李安人父李公諱傑與合肥公同里相友善因以安人歸公時年十四即偕詣合肥值田安人病不任家政盡推付安人凡所指畫無不當田安人意奉田安人三十年間衣燠寒疾痛疴瘁搔

抑而敬扶持之歲時率諸婦迭跪稱觴盡懽諸姑有為田安人特愛者分已衣食遺之真得懽心焉子姓既蕃臧獲亦衆而安人約以共爨閭域之內禮度森然諸婦無以貨畜私者或終日侍立不少示懈容蓋真有古人內則之風矣其禮厚塾師也朝夕視供具遇課業必設醴慰之方公之餉諸賈守城也安人脫簪珥解衣襦佐經費不惜即公振貧周乏任所出入亦無吝色常語人曰人家貴子孫賢財猶糞土耳何足貴

乎年八十亦無病而卒公生正德癸亥四月十三日巳時卒萬曆丙戌七月二十三日申時安人生丙寅八月十五日戌時卒乙酉三月二十八日未時公壽加安人四齡合葬某山之原當公歆興禮經之業延禮諸名公及結秦晉賈驩皆傾貲其在允倍孰不笑公好為大者及有急而全城乃賈人力也立吾甫之說禮將尼父首肯非獨以經學魁蘭省科名赫赫而已今科其子汝梅又荐於鄉閭氏之專門於禮且軼大小

戴而上之非公親賢好士之所貽哉願相公者李安人力也可謂天佐之合已銘曰 一種一穫者麥耶一種百穫者德耶修禮以耕講學耨耶夫耕於前婦耘後耶汝閭世業大且膴耶聿修厥德念爾祖耶

國學生浚池黃先生墓誌銘

嗚呼此吾友也卒三載矣冢嗣春雷以郡博士譚公炯所為狀丐銘曰吾父與叔父同遊明德夫子之門吾父平生所友罕若叔父者必得叔

父銘庶慰吾父于九泉予手狀蓋愴然淚下者
久之憶昔丁亥之春予北上便道候師見無講
所謀諸同門相與徘徊於鳳崗之麓僉曰此地
宜堂時惟先生與後崗動色相慶力以堂構為
已任未幾有堂翼然布師講席諸友濟濟揖讓
其間四方至者館焉蓋一年所而師逝然師門
講會不輟且日以盛者以此堂也每督學使者
至必登斯堂考問諸子德業為增科額屢應賢
書不乏今又即堂置師像春秋奉祀詩歌洋洋

而牲醴之需飲食之費莫不有田皆先生后崗
二人之力自先生卒同門之友咸慟哭涕泗若
失所依嗚呼有功於民者死而民思之矧若先
生有功於道者耶先生姓黃氏諱承宣字某別
號浚池建武之有黃氏自我 皇明二百餘年
以明經起家為郡望族高祖壽由鄉薦授壽州
知州曾大父濟以詩經領鄉貢大父惟德以郡
彥為益藩輔父節齋翁禮為南雍學生母蕭氏
以嘉靖丁未五月初四日生先生先生少穎敏

端重不類群兒未成立而孤即衰毀如禮忌必
泣奉母孝謹羅夫子倡學盱上先生弱冠謁願
就弟子列羅夫子甚嘉之為指授書義未幾補
郡弟子負文有名矣一再舉不第慨然有求友
四方之志聞南都多才入貲為南國子生時殿
元焦先生為孝廉先生賢之納交焉時不佞
亦寓白門柳樹灣先生亦物色而與之游其他
所與盡一時名士而先生之學益進嗣是就試
京闈者四然竟不第翻然曰與其求在外而無

益於得孰若求在我哉潛心性命之學涵泳會
語而深思之時自喜其有得先生為人孝友坦
夷無城府好善樂施人有急拯之惟恐或後貧
乏而求助者再三應之無吝色居常笑語怡怡
接人恭而和未嘗有盛氣樂與人為善不喜聞
人過有過者乃侃侃規正不秦越視也有犯不
校雖臧獲亦不恐加笞箠積而不究久而能敬
見善若渴受逆若攻使臣如借此先生之行也
卒之日語不及私惟曰天命之謂性一章此時

允覺大明遂暝時歲癸巳二月二十有四日也
享年四十有七配羅氏羅文肅公之四世孫女
也子二人長即春雷娶范氏次春榜聘王氏女
二人長適先師孫羅某次適某孫男一人孫女
一人以某年某月某日卜葬于某山之原銘曰
天壤有窮道不息人生其間罕至百嗟先生乎
托於道無古無今永無極

葉母吳孺人墓誌銘

孺人乃隱君子惠江公之配其子曰萼有行有

文司訓于嚴孺人吳氏世昭勇將軍指揮使孺
人自武適儒見惠江公服帶褒博玩誦圖史稱
古昔之高誼于生產作業澹如也悅而歆遂其
志常自佐勞佐之惠江公所友名士常留信宿
或逾月殆歲無虛日焉孺人自治醯醢調饌肴
豐且蠲弗數弗急惠江公孝孺人承舅若姑善
用情於其所愛敬者即有蠹藥終無間言比襄
大事賓務叢委井井咸理惠江公戚而已惠江
公負奇弗試志常歆經濟天下嘉靖間詣闕

上十八策友人止之弗果上然歷覽四方常以
年歲孺人獨撫幼輯務縮奉以給費不言有無
人意孺人將厭惠江公所為孺人更壯惠江公
令兒子效之母里井齷齪為也是以子萇有父
風於廣師弼唐龐先生於潮師中離薛先生往
就先生則孺人為具糧衣遣之月寄餽脯醢醬
視陳新食先後宜一一封識戒諸力先生來館
先生則旦暮滌四器潔鷄黍巾櫛盤盂御僮惟
謹萇交遊不減惠江公孺人惟其所款視賢者

致洗腆焉每蚤自詣家廟上香朔望隨惠江公
禮家廟已禮惠江公遇誕上觴稱壽蓋相敬如
賓焉翁之姊二胥無所歸孺人遂而事之仲之
遺女二前室之遺女一孺人遣之無異已出婦
魯司訓之遺孤也童而撫笄而配篤於恩而辨
於禮焉其諸賙隣卹匱使臣如借勞於女紅而
不宛積愛於絲粟而樂施予可以為賢矣孺人
生於弘治壬子年十一月初三日卒於嘉靖癸
丑年八月十九日子男一即司訓萇女二長適

劉某次適駱某俱邑諸生孫男四長正學邑諸
生次正問正思正奕孫女一適監生張某子某
嘉靖丙辰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塋于博羅鉄冶
藍山自孺人之卒也萼之友往哭無不慟者至
今垂二十年望其壟未嘗不流涕也歲庚辰予
得告道嚴萼持狀泣曰楊葉世講也吾母未銘
良待足下銘曰婦在中饋酒食議琴瑟靜好贈
雜佩相夫德成子行志伯雍之後自姬氏作合
式大于高商藍山之原廕百世

誥封中憲大夫閒溪黃公暨配陳恭人表墓

嗚呼此常熟隱君子閒溪黃公之墓其經綸不
顯於厥躬而後嗣述其餘緒猶足以建名世之
績其行義不著於當時而鄉邦欽其餘風猶足
以興頑懦之夫公父守溪公諱璽祖溪隱公諱
欽溪隱公鞠自兩孀至孝行於割股義堅博施
信誓表於壁盃與同里陳公思閒賈而相得乃
以愛女贅公是為陳恭人夫洽陽渭 所以昭
篤生之自也茲非公族之所由昌者歟公少穎

異方九齡溪隱公卒塋未幾被豪室樊其墓公道經此僅于樊外一楫不肯入其樊中嗟嗟頭角雖未露而難馴之性見矣長就甥館思閒公以賈為業公計不得屈首受書治博士家言則遂習有無化居之說運其精思於奇羸取予間無不中厥機宜者於是伯兄既歿守溪公家日落公奉所羸羨具甘旨以養嗟嗟古今稱虞聖之孝亦就時於負夏有為者若是公之謂與公幹局治辦每每出人意表邑長恒咨諏所務其

大者如築城而度丈尺以給工權益而權輕重以定稅上無繁動下有同悅其信敏類如此嗟嗟人情即天物理即性非外鑠也公蓋能盡其才者乎公友有父喪在殯忽遭回祿公聞夜起率強有力者奔救之昇襯而出又嘗與一友同席其人忽中風噦穢狼藉衆避走公獨扶持安全之有故人暮夜寄公一囊曰子弟暴亡此其蓄也公為藏數月歸之封識宛然思閒公嘗遠出有歆公以其厚藏可盡得者公曰是何言歟

人之豐約自有定數非苟得所能富借使翁果有蓄我家當衛之柰何乘之以為利嗟嗟急難扶危仁也見得不欲義也公所以能盡其才者其本此歟公嘗曰吾黃徙自江夏由山谷太史公而來率晦德弗耀吾幸有子故當教之遠續先業不則吾之過也於是為化之擇師豐其館穀既又為化之延友潔其酒漿化之學成而連掇上第嗟嗟公承累世之德而厚積之所謂持左券交手相付者耶於是受天子之寵命一

封公承務郎刑部主事再封公中憲大夫惠州府知府恩綸狎至問里赫奕公未嘗有貴倨態外則詒書教忠內則持身以恭絕迹公府雖一赴賓筵亦遂謝絕或有諷公太朴非中道者公曰朴吾性也豈可改哉化之在郡特以正持三尺有巨室兒坐重辟自粵走吳冀以賄免公毅然正色曰吾教子以正君何為者耶彼逡巡而退嗟嗟鼎銘湮而封君侈請寄為奸利自潤于以買歌笑治田宅至死不厭鄉里病之呪詛

載道者為不少矣中流砥柱孰有如公者耶公
平生非公正不發憤至於所當發者雖賁育弗
能回也故宦某後嗣孱弱營穴祖塋將遂葬焉
為族豪所格公徃送而覺之即斥其人代訴當
道襄其事而竣某友祖墓多豫章然林立其
族之不才子鬻之貴家將尋斧斤矣公聞挺身
阻之反覆開諭得不伐某子甲坐戍而寃公廉
知其情白令脫之闔邑神明令不知由公某子
甲亦不知也公見義必行常置吉凶禍福於度

外人皆信之然亦得神助公弱冠時嘗歆一貲
為邑椽統冶鎔金金紋擢起公疑而卜之卜者
曰椽非君所居金華開敷將為上大夫又公時
有鼠牙之殃役累之苦叩於神卜所稅駕先詣
城隍祠夜方半門未啟門板忽墮入公繼詣五
顯祠祠燈熒熒出一僧相慰曰若勿皇遽異日
自有佳境公歸語陳恭人具晨餐飯前僧比詣
祠祠殊無僧獨土偶西向坐宛然夜所見也座
曰勸善大師公嘆異而歸夫神者聰明正直而

一者也其所憑依將在德矣非公明潔忠信而
貧以獲此恭人有孝德事翁守溪公絮布修膜
罔缺有順德事公惟義是承公於財有所不取
恭人曰是固不可取也有所予恭人曰是故當
予也若修許忠臣祠若修某橋某道皆巨費一
惟恭人給之及為子之師若友所飲食供奉尤
能先公意治具不乏少親見化之成進士以卒
一贈孺人再贈恭人黃氏後世子孫言族所由
昌自恭人始嗟嗟所謂天佐之合非耶恭人下

壽便遺祿養公幾上壽亦偕冥漠其所不朽者
均已化之向守吾惠地比蜀都沐文翁之化人
愧徐孺叨陳蕃之遇既而擢副粵臺叅滇省得
請還里視饘數載易簣終天合塋興福新阡命
子金陵請予碣表嗚呼撫有道之碑信無慙筆
鏤不文之腑莫足揄揚且論雖定于蓋棺愛不
窮于褒典姑効前茅之義以竦如椽之筆

湛義士墓表

嗚呼此為增城湛義士之墓其義也柰何曰常

元之末真主未興四方鼎沸閭井之民不寧有生義士念生為男子孤矢是志災切剥牀胡不捍禦遙受帥號權濟時艱此其義之始也既有其旅威德迭用而常主於德部有盜卒獲而誨之鄰有罪囚請而釋之遂使四境之內翕然悅服不罰而化此其義之通也既而 皇明啟運載戢干戈同為編戶乃有叛寇曰蘇友輕敢行稱亂大將出師致討喪威義士奮然率死士五百為官兵援卒誅劇寇油然而退不見其功此

其義之遠也方賊勢熾他境居民稽首乞命其後追論悉遣戍所惟公之鄉曰甘泉都以從義士故超然獲免此其義之成也始以義通以義遂以義成以義故曰湛義士士之義者也義士之義天下之達義也寧止于一鄉鄉人之祠之也鄉人私德之也厥後覺山洪氏以直指至聞之而以其祀事屬之邑長則公之也義者天下之公也而義士其身乎義矣又可私之一鄉乎雖然義者又萬世之公也而義士其身乎義矣

又可知之一時乎於是即義士之墓而表以豐碑以告夫後之人俾有見者傳其事於四方及有聞者悟此身之為大使夫知有身而不知有家知有家而不知有國者可以少愧不亦宜哉此亦予史氏之志不以其后昆請今其請也誠起予也義士湛其姓懷德其名卒塋茲火岡之山山在于之歸善永平鄉其後五世生若水位參贊以聖學輔弼人主天下宗師之以義士之種德如此安得不有達者為其後哉此山巖義

士者歷年且二百乃遇史氏表之若有待者義士之義藉予文以顯予之文亦藉義士之義以重蓋交相藉矣惟此鄉之人毋以樵牧及茲墓永妥其靈而並受其福固茲鄉人之厚亦或有感於斯文

贈轉運司運使李公墓表

令德之士必產於厚積之家以後之賢必裕夫貽謀之哲河源吾惠望邑自國朝以來甲科名家者不過一再見焉李氏祖父子孫世沐國榮

光掩前休則自厥祖景星公陞配潘淑人所留
也豈偶然哉李氏徒自博羅四傳而得公公生
而考妣俱蚤喪祖母陸孺人撫育之一目携公
過族人家幾為族人所毒矣賴陸孺人覺急携
出走避入城遂卜居城中所居隣潘氏潘氏女
賢孺人納采娶為公婦是為潘淑人者也公一
日往祖居曾田江流泛漲海寇十餘人伺劫公
過船去要以千金贖為塞耳矇眼之具苦公公
曰千金易得耳公等獨不知古孤耶我族人正

歆絕我聞苦我幸我旦夕死耳千金無來期矣
寇然之更以好待乃潘淑人者聞公所在急辦
金銀又急馳使告惠州衛石千戶領軍三十餘
人匿廣州之魚腥欄家僮至寇所密以意語公
公入告寇曰千金至矣明日往魚腥欄治魚膾
謝公等耳寇曰諾次早往食魚膾皆為軍伴所
縛送海道治之公不恐寇楚痛為之乞宥海道
曰爾仁人也他日後必昌顧吾自有法耳公請
以金若錢悉賞捕者又一日公卧廳事北聞一

人到廳前問曰景星在家否公怪其聲恐有變
令蒼頭應曰外出矣其人噍讓良久將一病篤
人置廳事中擊破椅卓而去公潛出白縣縣拘
病人至乃言噍讓者異縣軍籍欲以同姓牽公
不遂則將毆而以人命累公也一出則其計行
矣隣人陳德寧嗜酒亡金公命家人廷珊藏之
以待其醒不得金呼天大泣公切責以嗜酒自
取柰何怨天今宜改過令廷珊還之德寧謝曰
內有四十金願以半為公壽公曰勿復言又請

士又二十一年為萬曆戊子燾以三品考滿得
贈公為中憲大夫長蘆都轉運使潘贈淑人男
五人長學孔庠生次學顏歲貢今封中憲大夫如
公官次學曾例貢次學思歲貢韶州學訓次學
孟庠生女三長適庠生江鍊次即庶出者適廖
希賢次適庠生劉寬孫二十五人某某中為弟
子負者八人燾為第六孫曾孫三十一人某舉
戊子鄉試玄孫十五人後益繩繩未艾矣李氏
自博羅遷曾田四世皆子立自景星公遂有五

楊大史家藏文集

男子傳四世而宗枝大盛大參公官至贈祖人
臣極榮天下難之非獨吾惠而已子復舉於鄉
今封君好施予子孫循循力學皆本之景星公
然則景星公暨淑人天生之以開李氏一門之
盛果非偶然也語曰百年之計樹人蓋天下未
有不溉其根而食其實者也公一生心神惟在
教子潘淑人亦然子孫歆母賢其可得乎天地
間同為人而不能足袒褐儲儋石者有被章服
食鼎俎者何福祿懸殊若是則先德之厚薄造

以數金謝珊珊亦却不受百戶張鏗者先以舍
人貧甚僅有屋一區自立券償數十金為入京
費公還其券而助之金卒襲祖職以還蓋公之
重義周人之急類如此公先世以來皆力農不
知儒自陸孺人遷公於城乃得五男子皆以儒
業訓之課督甚嚴日令就外傳夜則列燈東西
各面壁中置果餅荆條書聲明朗者食以果餅
不則以荆條從後擊之以故五子皆以儒顯服
用儉朴客有以近市地售者公曰市中所見無

非可玩可嗜之物吾懼子孫見異物而迂也於
是定居湖背公年四十卒潘淑人治家勤儉教
諸子不為姑息自公歿後益敦家範嚴於公在
時視諸子中有交游稍廣者必危言以防其漸
及諸孫長各知向學時時烹鮮擊肥以勞動者
曾田族人產益落戒子孫善視之或以為言則
曰速先君子入城長子孫習儒業皆天也夫何
怨側室有女撫之若已出每分子獨厚曰被孽
而貧也卒年七十有九明年為戊辰孫燾舉進
之也觀公請宥群寇及還金助費等事則子孫
安得不有今日乎此皆所謂盛德事可以為鄉
邦觀法宜表之以告來者

好修堂銘 有序

性本無物其有物者習也習而有物必修之然
後可以復於無沉潛者修之以到高明者修之
以柔剛柔者修之以正直推此以往無乎弗修
顧夫人迷於所習而知有修者鮮矣矧其好乎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人莫不有好而未

必好修好而非修其好也辟修而非好其修也
粗好而修修而好斯所以鎔有物之習以迄無
物之初乎修吾子學於如真李先生而以好修
名其堂予嘉之而為之銘曰好而修其好休休
修而好其修皜皜蒼蠅點白壁片雲掩穹昊綜
之非實體一修跡如掃迨悟真實諦無修亦無
好是名真好修堂堂歸大道

祭葉宮保文

嗚呼以儒求公無功用以為全以臣求公安社

稷以急悅當西夏逆時之變趙代以西秦晉以
東人心動搖天下岌岌公巡撫甘肅風牛馬不
相及乃憤心切齒萬里馳奏以身任之 朝命
一下遂尅日以成功夫世之不能無亂猶人之
不能無病去病者良醫之技撥亂者君子之事
故舜能風動四方而抑洪水者必資伯禹武能
永清四海而兼夷狄者必賴旦姬 今上致治平
如方中之日而時賊為翳霧捲霾收使天下止
知有治不知有亂者公之力也乃者東夷未靖

天下方望公一出衆何天不慙遺無病而化耶
嗚呼吾人必有大樹立於宇宙之間然後無愧
為男子然大樹立必其有大涵養也公之平生
矯矯自負而能自鑄以聖賢之學以故公之氣
浩然可以塞天地公之德嶸然可以光日月公
之量恢然可以納百川公之識淵然可以變風
雲是以當大事而不動其心卷而懷之而不可
得而羈束也事業在旂常聲實在士論而垂汗
簡予通家子也學識謏陋安足以名公之萬

哉第寓其傾嚮之誠以將天涯之祭酒耳惟公
有知尚饗

同會祭孟我疆先生文

嗚呼先生在平人也在于東魯地也魯自孔孟
而來二千載而先生與宏山張先生師弟繼起
尋其緒而紹闡之豈非我明氣運之盛而然哉
於惟先生契自然之理信良知之旨洞燭夫無
善無惡之根源罔疑于天聰天明之實體有不
改其樂之節而嗜貧若甘有不取一介之操而

棄利若屣其宰昌黎也不惟善養而且兼夫善
教不獨文事而且兼夫武備其管山海也譏察
以時而身徇行旅之急請托不行而力抗貴倨
之勢方伸輒屈而不為之沮既仆復興而不為
之喜屹立若太山喬嶽平淡若太羹玄醴聯善
類而切磋則志氣不遠憂民生之艱難則飢溺
猶己其行也有方則人以為得古人之清而其
學也無方識者以為實具微之體同志斯乎休
聞弘懿君相方且有意大用先生而先生遂以

不起豈非天耶慟哉嗚呼我輩遭遇明時會令
良友進有彈冠之慶退有金蘭之方期以廣
延蓋簪共成悠久素之何勝事難常流光易速
去歲此時共哭陽和先生而今復為先生哭撫
時而感事安得不傷心而驚骨苟非朝聞而夕
可矣以立命而休復此固悲道脉之合離迥異
于感修短於時倍先生共有知耶尚饗

同會真張陽和先生文

嗚呼吾輩於先生以道相友者也天壽不貳朝

夕之事而獨為之摧心下泪此豈敢以世俗之見事先生耶惟先生一身所關於世道者甚大國家治安二百餘年所恃者祖宗德澤法度耳先生謂天下非人心皆正不可以長治人心非學術大明不可以悉正故先生再出也力以倡明道學興起人心為己任聯屬同志每月一會為之約必易簡而可久且盟曰一念既興萬年不易庶幾執人與己交相長也其誠心之所貫徹實意之所薰蒸又有不啻若自其口出者

陽明先生為先生鄉先哲先生私淑其良知之學守之最嚴蓋自陽明沒天下談良知者率以物交而引為本體放恣不檢為天真認賊作子不可忍言先生獨力排之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此致良知宗旨也近談者非是先生非惟排之亦允蹈之共歆與同志商榷切磋拳拳以閑邪存誠遷善改過為戒勉皆以此翰林故規嚴於先輩在隅恒屏息不出一語以為恭先生曰此豈制執此殆厚自藩籬藉令

事長當然將何以事君吾恐古人登對直言之
風不可復望也且翰林者所職文學文所以載
道而學所以明之也今百司庶府各有所事惟
翰林無事而學可以相資又以藩籬自隔越良
可嘆也故先生於其後輩尤惓惓接引不倦多
與起者先生大魁辛未而辛未士之賢有守所
在歷官卓然者先生盡能識之或談及必縷縷
詳其所以若探之囊中坐間有知其入者咸服
其當其他非與先生同舉者苟聞其善亦悉禮

記之其好善樂取之懷有如此天下士皆以吐
哺握髮之事信先生而不意天奪先生之速也
嗚呼痛哉蓋先生之學洞見本體而所嚴者義
利之辨先生之行忠孝大節而所急者學問之
功先生之心萬物一體而所注意者海內之賢
人君子先生之年五十有一而所樹立者則不
愧不怍不移不屈真可以一念而萬年矣嗚呼
先生逝衆咸歎以為不復有如先生者此豈溢
美哉昔孔子於顏淵之死而哭之慟孔子非不

林大史家範文集 卷之五
達也道義之情甚於骨肉也吾輩於先生雖歆
弗哭烏得而弗哭嗚呼先生逝矣有未嘗逝者
存焉吾輩為先生輟會所以哀先生之逝也而
此會終不敢輟又所以存先生之未嘗逝者也
先生聞之其所以有慰耶尚饗

同志奠黃封君文

嗚呼天下有骨肉之愛有道義之交骨肉之愛
以情道義之交以神骨肉之愛得道義而其情
始篤道義之交不藉骨肉而其神自通某等四

海九州人也於翁之存也未有慤懃之歡於翁
之歿也乃有酸辛之感實以令嗣中書君志希
賢聖行懋孝恭某等藉朝夕以切磋若金蘭之
合契道同故形骸為外心一故志氣不違令嗣
哀亦哀令嗣哭亦哭誠不自知其情之所至與
涕之所從也所謂道義之交無藉於骨肉者非
耶嗚呼父子朋友本屬五倫幽冥殊途情狀一
致某等未及知翁則視翁令嗣翁未知令嗣之
所至則視其友所友為文章也者則令嗣為文

章士也所友為學問也者則令嗣為學問士也
國人稱願曰幸哉有子翁宜何取耶某等為翁
致奠詞不以飾翁靈有知鑒此衷臆尚饗

祭同年曹冲宇文

嗚呼四大幻化孰能有之二儀錯選孰能究之
世謂之短乃其久焉世謂之修乃弗壽焉自古
及今罔弗爾焉不有達觀能不疑焉若其罔樹
何愛於死若其有樹何惡於死嗚呼曹君爾其
死耶其母非耶遽存耶傳者疑耶靜靜默然

惟爾德耶仁者恒壽胡反側耶人言百至爾死
果矣遲之又久復位巨矣相親長息零淚墮矣
黯檢生平令善夥矣爾有樹矣爾死可矣嗚呼
曹君金蘭之彥溫其如玉圭璋瑚璉器識淵沉
疏通知遠韜光密彩絕不矜炫年齡未壯冠峩
惠文老成長厚不激不狃厥思深哉言如春溫
類知學道匪夷所倫天意一麾出守江介東南
咽喉舟車駢隘公私征行好惡異態藩蔽舊京
根本重大地狹民勞休息奚賴君惟簡靜去奢

去太貞廉玄嘿卧治三載嗚呼曹君非緩乞身
惟疾之憂以慰二人亦既抽簪反入里門依依
子舍始歸其真淮陽十年竟以不起君恩賜環
優於汲氏顏子大賢三十有二而君之年又加
其四柱下之陳可以不朽江郡之政可以為壽
君其逝矣無所貳矣為河為海為箕為尾為霖
之甘為日之瑞翱翔溟滓放浪清紫毋念濁界
以保定爾以俟爾友以與爾為侶嗚呼尚饗

祭黎文唐文

父母生身師友成仁惟仁克成不負此身何以
口仁天地之心匪凡心等乃真精神何以曰成
成本自成惟弗著察遂遠于人此著此察此精
此神非力之由非識之因必資先覺示之涯津
忽爾中通頓復其真周旋良友保任慤懃以切
以琢華落實存粒含九有芽長千春事天享帝
育物養民其久無期其大無垠藐然中處巍乎
大人嗟予壯歲頗負文名徒資口耳後後駢駢
無慚無愧幾枉一生偶爾遠遊屆于金陵邂逅

夫子穆如風清灑我塵襟啟我中扃豈有長語
惟示希聲泉迸山下雷奮重冥透體昭蘊始識
所生自索不獲何以語人痛痒自知冷煖自明
直至于今成無所成賦性太拙欲進不能多賴
夫子輔我如兄左提右挈前叮後誨引我師門
俾獲證盟王事靡盬萬里兼程子不憚勞寒暑
衝星三入惠陽啟我後生譬彼威鳳翱翔青冥
族類從之瞻仰儀刑出言有章咸悅以聽小子
有造者艾欣欣若出幽谷升之仁凌胡為其然

惟夫子仁既仁斯智物我一成師門首座聖世
天民赤身宇宙無可減增嗟予難化每後絕塵
吾黨其誰並轡而奔彼陋者子安破疑團貴在
知希匪老氏言嗚呼夫子生順沒寧荷薪有子
伐木無音夫子何恨我生不辰中失怙恃師友
亦淪始戍終戍歲星迴屯於子何有念在生民
悠悠蒼天孰知我辛瀝凍苦辭將子來歎

祭姑母文

萬曆二十有五年歲次丁酉冬十一月某朔內

姪南京禮部右侍郎楊起元聞姑母卒而無訃
不詳月日至是始遣家人走舍虔備牲醴庶羞
之儀致祭于姑母之靈嗚呼姑母與吾父同出
吾祖俱孤於童丱之年備嘗艱苦吾母克相吾
父吾姑克相吾母提携保抱予身予四歲而姑
適南土吾楊遷自泊頭因亂而失家譜姑性明
敏談往事如指數壬辰而吾父龍騰丁酉而吾
姑鳳翔予方藉姑以修吾家牒柰何相繼而云
殂嗚呼痛哉雖姑考終閨吾門祚我太夫人遠

在宦邸亦嗚咽而不能語萬里隙詞祈鑒丹府
尚饗

祭郭妣母嚴孺人

嗚呼妣母出自令族歸于喬木於惟郭門御史
妣續廉吏之後不富而穀妣之初來歸我舅氏
鷦鷯一枝內雍外劑米來蘋蘩以共祭祀黽勉
有無以洽宗友恩廣樛木德樹葛藟宗枋有托
慈範無虧親隣交愛閨闈協隨舅父既喪終吉
不衰痛惟吾母謂妣從嫂早失同氣倍愈常好

妣之愛我越自襁褓見予成立佐母以笑乙未
之冬板輿戒行母願妣氏淚目以盈若訣若祝
載丁載寧予禍予母大命先傾廣柳還里妣哭
曷已居之幾何病亦不起相距期月並遊泉世
嗚呼哀哉人生如寄七十古稀旁觀者省情戚
者悲道無生死一之以時吾母與妣相見以嬉
歡如平生鑒我陳詞

祭黃豫亭文

豫亭黃先生之靈而言曰萬品流形勁者拔萃

衆庶憑生賢者出類同人者表異倍者內玉在
石中竟為國瑞於嗟先生產于海隅海為巨物
鍾美薦賢甲科之設二百餘年惟先生興與李
後先方其未遇屯塞困厄自信不回任折其百
歛乘風雲名重京國 帝命司儲授筭于握一
縱一橫衆推其能轉餉朔方大車彭彭士飽而
歌將佐獻觥油然歸闕燕及友朋遂奉簡書主
計上谷瀟瀟易水以櫛以沐力瘁心勞大病以
篤 天子賜告暫返初服荏苒三載爰重厥生

朝湯暮砥烏伸熊經庶其却疾以展葵誠昊天
弗吊降喪以傾嗚呼哀哉誰問昊天既豐其遇
何嗇其年 主恩未報膂力未愆艾而服政遽
爾上仙天實無心數不可止古來賢聖孰能不
死先生有名乃亦有子年復靡天似無憾矣靈
氣脫體何所不之上倚 帝門下窺天池睽彼
故鄉局促胡卑逍遙而遊樂不可支維予不佞
共此桑梓舉也同經士也同里先生長予而自
忘齒每有狂談胡盧以喜鍾期逝矣誰能知音

伯牙徒在豈復鼓琴悠悠白雲爰托我心命韻
布辭恍惚其臨

會祭葉太保暨夫人廖氏文

嗚呼山致其高雲雨興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
江漢諸姬有葉有廖子孫衆多播在嶺表於惟
龍翁慶自祖妣貞節不渝式昌厥世兩峯先生
佐牧百里廉仁澤物傳經后嗣翁也承之大纘
厥緒稟學天山倫魁甲第嗣服福清民仰麟趾
次陟曹郎望推柱史籌邊一疏忤時以躓公望

日彰勲名漸起南曹出守郡稱神明掃其積氛
築我邑城以憂離處尚運長纓繫彼遺奸以致
闕廷載守皖郡備兵東海戎事益精神氣愈厲
盧龍貴竹關陝是徙虎旅千人奔命萬里載徙
甘肅叛寇內啟發憤封章身當其事 帝命專
征錫以劔履率彼虎旅殲彼群醜邊政以飭威
震北庭火酋部落嚙指吞聲公歸而休彼更報
成 帝加公伐寵命是膺虛席以待慙遺不寧
中台遽折南極隕星於惟夫人毓于宦族孟光

之操以佐翁讀靜比閔睢仁逮樛木以克多子
內和外肅是夫是婦天佐之偶翁去年所夫人
亦後士喪法程女失闕導義義羅浮佐命南嶽
寔始生翁與夫人偕作蕩蕩豐湖漫育鶩城寔
終歲翁與夫人偕寧宗伯請于 帝備錫卹典
太史承之 絲綸赫紉司空度工夕即視封郡
縣有司監餼致庸山川改色邑里罷春胡寧不
戚亦祇以榮某等上下其齒忝預昔遊陪翁笑
語思心悠悠越在幼壯亦忝接引領翁誨教中

心隱隱成歌薤露以挽厥緋出于此印以臨其
穴嗟彼九原蘊我良傑光岳還精載儲而洩保
汝孫子佑我來哲豈非翁夫人之耿耿萬世不
竭者耶

孟太夫人祭文

嗚呼自古賢母多矣而率以孟母為稱首蓋因
七篇之言以溯三遷之教子如非軻母雖賢不
為仲尼之徒所道茲母其孟母耶不然而子鯉
胡仁義是由而問學道是耶或云母之所遭有

過於孟母者二孟母少寡而母則君子偕老孟
母居戰國紛爭之時子不能無離憂而母則遭
盛朝子為天官即日執祿養于京師嗚呼此二
者信非孟母之所有而亦非孟母之所難母所
難者實難在於鯉之知學也某等生非盡同鄉
出非盡同年仕非盡同官而敬母而哀母則有
出於同鄉同年同官之外者以學同志也夫學
同志者雖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感通也今
子鯉誠益進其所學無愧於軻則將來以母比

孟母者不永有辭哉嗚呼尚饗

祭譚母 氏孺人文

詞曰玄黃判象人各有偶其偶伊何如彼耕耨
是士是女相信相友冀子並榮龐公偕壽豈惟
昔人於今則有於惟淑靈匪夷伊婚毓德名族
于歸德門矯矯譚君厥德不群衣褐懷玉三度
斗閤目營四海詞通三墳嶺外一夫名重九鼎
雖則成名曠其家政代彼晨昏北堂承慶居然
有子拮据求定何有何無電勉惟整知子之來

雜佩以贈厥子三四突而矣兮禮度優閑文采
陸離亦有快壻青雲之姿我也太史惜才咨咨
為子延譽庶其見知登為國器以光令儀柰何
譚宗運祚猶蹇譬彼登山厥路迴遠淑人告隕
西王命迓譬彼賓筵罔終厥宴鳳失其凰鷄鶻
悲鳴戚屬掩涕朋友撫膺矧予久要能不傷情
生梯之繇豐隆是成贈不及尸哀與愧并嗚呼
哀哉悲風西來草木搖落鴻鴈徘徊爰有青鳥
卜其夜臺無然草草尚慎旃哉執紼或愆致茲

祭醅嗚呼尚饗

奠曾健齋年兄文

嗚呼生之附公驥也雖為同年生之事公也無異先輩公之資稟穎異絕人公之學問精義入神其言呐然若不出口而聽之者以為勝懸河之辨其身退然若不勝衣而望之者以為雄百萬之軍博學無方或擬以西來之旨淵源有自實出於文恭之門嗚呼人之有生惟患不聞道朝而有聞夕死猶可矧若公之造詣諒精神之不墜是謂全而歸之同乎大化彼缺陷之世界曾福澤之幾何無之何足為公少有之何足為公多予素佩服乎教愛遙聞之忽涕泗其滂沱嘆哲人之凋謝悲鈍頑之切磋遠陳詞而罔飭奠一束之生芻嗚呼尚享

奠羅先師文

維萬曆某年歲次戊子冬月某朔越某日某門生翰林院修撰楊某謹以剝鬣柔毛庶饁之儀致奠于先師羅夫子之靈嗚呼天乎胡不為吾

徒少番耶夫子逝矣何其可適從耶某自閩中
九月初一日得師手語遂兼程而來孰意啟緘
之日即師陟遐之期某何弗福耶嗚呼慟哉惟
師之學渾涵无善保合大和直接洙泗之源再
擅生民之盛一身而建立三才一息而金收萬
古後有作者當尋其緒吾徒弟當入孝出弟敬
遵遺矩以待來許以期無負師其鑒之耶嗚呼
尚饗

又丁祀羅夫子文

維萬曆某年歲次丁酉某月某朔越某日某門
人某等謹以牲醴之儀致祭于吾師明德先生
羅子恭惟吾師祖述孔聖憲章高皇躬率平
常以待後學澈儒等均沾雨化永慕光儀屆茲
仲秋式陳明薦惟師鑒之尚享

同鄉奠海老先生文

嗚呼三才參兩維何可當賴此浩然至大至剛
上匡君德下濟群氓危時仗節平世建明非
高非深赤子本心習非狗彘競為浮沉上帝

愍世降此偉人舉世望之山岳嶽岑世皇御
極偉人在職慷慨憂時叩墀俶直不恤其身批
鱗之逆萬死一生不回其德逮事穆皇亦以
直方撫定南國遏惡摧強惠此眾獨黎民以康
既以罷歸蕭然空囊帝曰我有直臣遺久舊
畿千里乃善之首昇服大僚清蠹濯垢凡百有
位視此黃耆聞命若驚不駕而行始至舊畿
萬姓懽并群工咸良是則是程清風遠播爰及
帝京寒暑三周屢疏乞休帝嘉乃德懋其

嗚呼人傑割而不折匪為名高性之為烈槩以
中庸或云未協廉頑立懦伯夷之節孰於公焉
匪必其全哉三或六可以為賢致君澤民終罔
後艱以之淑身身其罔愆乃若公者可謂絕德
匪身匪家心如鉄石奸邪摧心魑魅屏息如芥
之嚴如繩之直匪世之人海嶽之神世福擾擾
不足為陳所不朽者非名非身瞻仰昊天必為
星辰某等鄉之後學景行惟恪忽聞訃音涕淚

零落人之云三山川慘薄思慕如何勉企先覺
嗚呼尚饗

祭弟文

萬曆十九年七月廿九日接得老父手書云我
弟於四月十五日一病長往矣汝兄執書倒地
悶絕良久方起擗胸灑淚五內慟裂吾父吾母
止生我兄弟二人我離家而事君汝居家而事
親君親一理而各為忠孝異任而同盡如左右
手共成一體汝既長逝誰為事親如失一手何

以成身豈不痛哉我自丁丑登第至今始得補
一經筵講官平生堯舜君民之志正思乘時少
效萬一此非專心致志一念不分未足以臻於
至誠感動之道也今我弟長逝二親高年菽水
之歡歎定省之事缺我身雖滯京華我心安得
不馳於親側也欲求專心致志一念不分其可
得耶則我之在此實同瘞曠我之歸計決矣且
老父理素明命素安尚能割哀抑情以順愛老
母多病之人何以堪處汝惟有男四人女一人

少解母懷然年皆稚幼豈知安老之道我之欲
歸此又其大者也堯舜事業不足以縈吾念矣
又况於爵位利祿之間哉獨有一節頗費處分
者我於己丑庚寅兩歲連生三子不能自乳買
乳之三乳母聞兒欲歸輒陰絕乳兒令不得食如
此者再矣故易他乳兒不肯哺此須徐轉移之
未可以急化也不然八月聖節之後即可告
假而歸今獨遲遲想待開歲必歸無疑也汝兄
既未得即歸此衷鬱鬱腸一日而九迴汝既棄

形骸魂氣無所不之亦能來至我所而鑒我衷
召即我與汝為兄弟自母親懷抱中至於今日
四十有二年矣轉想為兒嬉戲時特瞬息間耳
我讀書白下者三年宦游不相見者十年此外
皆共侍親側飲食游處之日也此亦不下三十
年古者以三十年為一世以今觀之即一世何
嘗久也一世未嘗久則由此引之至于兩世三
世至于千萬世亦不過一瞬息間耳吾人在瞬
息間強分壽夭亦惑矣我所以為汝慟者非以

形骸永別之故蓋憶戊子之冬我閩中主試還與汝論學汝於天命之性處深契黎文塘先生周旋數日普諸親友相與詰難微觀汝意卓然以聖人為可學而至及我別汝來京之後屢有書來輒及此事我喜之不勝蓋汝平日為人正大光明不為流俗所遷獨未有信學之心耳今於此信得及是天之靈也我日夜思量以為試之於事業者倘未遂予志即當卷而來歸與汝共明此事蓋視聽不達天不足以為耳目言動

不達天不足以為身口如此雖住世百年何益耳目手口渾然一天雖夕死可矣此事未知汝能透否汝遂先我而去汝若未透而去我為痛也汝若透而去我又為我痛也何者汝既去誰與我共此志也能不痛哉能不痛哉嗚呼汝雖去矣所遺棄者形骸耳汝之所以為汝者固在也汝之所固在者其是汝耶其非汝耶以為非汝則隨汝動念而生世之緣未嘗不歷然可憶以為是汝則離此生世之緣汝念何存汝若識

此則亦可以一笑於天堂之上矣學問之道原
不以幽冥異也我不得與汝共明於生前又安
得不求共明於汝之身後我既不得亟歸向汝
靈一語又安得不寄之紙上以達之冥冥哉我
年四十有五加汝三歲年來髮鬢稍白病亦稍
多然精神尚強且壯也一聞講學即勇氣百倍
日夕匪倦明年來歸歆就汝讀書處合集同志
提携子姪翕聚一副精神整頓千年絕學以此
報君親以此答天地我弟於冥冥之中尚有以
默助我耶命男老簡潔具鷄黍以及果酒泣而
奠之以我誠告尚享

重刻復所楊先生家藏文集卷之六

邑舉人門生黃 璫 龔克修 男見暎

黃 玠 黎遵指 見暎

署邑學博舉人梁 昌 仝較正 見暎 仝梓

侄見昕
孫開春

書

李友龍同年

足下受專城之寄為吏民之本古今所重惟太
守又况畿輔之地 聖祖龍飛之鄉其專且重

尤非他郡所敢望者乎而足下得之凡我兄弟
孰不注目於足下足下磊落矯亢不肯與時
倍浮沉人也行當任國家大事矧中都一大府
足以難其為哉雖然我兄弟所願者則古二千
石耳古二千石所重者農桑教化而獄訟後焉
所急者正已率屬而搏擊緩焉又中都為祖宗
根本地當以祖宗之德澤宣之而莫善於聖諭
之六言今之以六言教民者多矣而竟成文具
者精誠不貫也昔漢高過沛佐大風之歌則新
豐子弟舞蹈而從之矧六言精蘊根於生民之
命脉而倡之此地有不翕然成化者哉願足下
以此精誠率屬為國家深根固本則吾道幸甚
夫太守天下美官也人生不再值願足下重圖
之

孫公祖

群生寓內均得天地之性而有適不適者則係
其福緣之厚薄焉吾惠僻在海陬以百里而受
職者十雖巍然稱名郡矣然山路阻深土鮮衍

沃生齒稀寡民不見德而易為亂惟得仁明威
嚴之主蒞之即可以帖然而無復患矣惟我太
公祖毓秀名區遊心至道真世之大人君子宜
處之通域大都而藪爾惠也幸而得之豈非我
民自其祖父累世修德種祿而子孫宜受其福
於今日哉生每一思之輒手舞足蹈而不容已
或對人談及又輒神形俱暢而不自覺也便欲
歸來倡率閭里順帝則於不知安作息於何有
助善教以無拂翼仁聲而迅飛太公祖其許我

耶茲因鴻便肅布雀歡仰惟百順駢臻台祉休
暢是禱

耿老先生

蒙手諭惓惓垂念我師歛做潞公所表明道先
生者以碑我明德先生斯言也天地神明實歆
老先生之心耿哉起也豎彼諸孫諸徒豈敢私
老先生之大德伏惟道至易簡而極學至中庸
而止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彝常之外更無可加
老先生為吾師彰顯法程實為萬世標揭道脉

功德無量瞻仰無窮吾道大幸也惟留意

郭得吾

正當孜孜向學之時不意承乏教職殊甚慚愧
孟子云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彼自能為師者言
也今未能為師而輒據師席其將若何所賴知
己時賜鞭策耳使旋謹謝盛情此道甚平易只
在目前無了無不了也今即來書甚好不意渠
篤信至此當為我得吾賀不贅

郭秀才

承手札隨尊翁書而至竟讀具悉真見篤信其
是難得道不可須臾離一語了徹萬古學脈於
此洞然無疑即聖賢經書俱迎刃而解所難之
有何莫由斯道正合如此解昔明道先生嘗有
是說而足下更為明白也知之非艱三句重在
王忱不艱句耳從古來都說知易而行難故傳
說亦依着眾人且說一說而急以王忱不艱促
之此忱字乃知之真而信之篤也若泛常口耳
之知何難之有足下試自思于今這樣誠信果

見得艱否便可知矣凡看古人言語便質之吾身揆之此學即機關便轉更無煩難之累矣無任馳神伏惟珍重

與袁了凡

官名司業本以教為職朝夕惴惴恒恐無所發明以為故人辱以故前後承我了凡札教俱未敢回復三月以來矢心砥礪與本監師生共相切磋又幸黎文老誨我所未至助我所未周友朋津津咸向于學其中信得及者遂有數人此

皆我了凡催趣之力也今乃敢位書以復我了凡矣每憶了凡向在靈濟宮會中同志談及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我了凡徐應之曰且說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生時一聞此語真欲鏤膚刻骨凡吾人之學所以不到實際不及古人小而不能大近而不能久者正坐欠此一着若欠此一着雖有超脫妙悟不過添知識增機智而已黎文老平日少所許可至我了凡則每云吾無愛矣吾無愛矣蓋正於厚德處觀之也

我師近溪先生一生為人真有載華嶽振河海之德非獨知處透徹而已也孔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非我了凡何足以稱此語哉誰當負夜念此使人不能為懷文塘歸矣眼前相知故友又復皆不及門迹遙心適尚幸我了凡可以教我懸切懸切

建昌同志

昔者孔子之門人築室三年之後乃以有若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其不可者獨曾子一人而已若此乎道之難明也今觀盱上諸賢皆矯矯不惑者也豈非我國家際斯道大明之運而我師值英才輩出之時而然哉嗟嗟難矣可幸矣即以學而論吾師終始大成之學也以德而論吾師乾坤相合之德也自孔子而來倒翻載籍豈有兩哉故夫舉同類而咸服之又將舉同類而咸疑之其服之者築室三年之見也其疑之者有若可事之見也服與疑而交致此所以為德之至也嗟我友朋可不珍重文塘丈還

楊大史家藏文集 卷之六
敬托致意心文兄丈暨啟所兄丈於列丈不及
啟并此致意

許甸南

弟無似謬膺校士之後賴教庇竣事以還至省
下同志復集成稱我丈任道之勇真是為嶺海
宗盟曷勝慶幸別來一載每懷依依未由縮地
一相晤也遙想至誠孚格風動海邦朋來聚樂
悉信悉從重開重闢惟我丈力也休哉休哉大
抵此學淡而無味以其無可着力若有可着力

楊環溪

承札教兼惠貺多謝多謝此學知足下益融通
無礙矣當官處事須善自輕妙出脫莫將自己
與事物相對要知一切感應俱妄細玩孔子告
子張及樊遲辨惑二条便見不可執着也羅先
生僊逝有別言一紙先生在時見來粵記喜甚
以為極利初學不可不刻今刻之及閩中試錄
共三件寄覽惟併精神於學問是禱文塘先生

今偕來在京并報

懷慶王門生

奉別不覺四改歲矣承翰教具見番心學問之切真子夏所謂仕而優則學者耶優之為言裕也書曰德裕乃身又曰乃由裕民又曰裕乃以民寧言其處上下左右人已之際寬兮綽兮無矯拂拘急之態而優乎其有餘裕也仕而優矣非學而何彼未仕而學必學至於優裕之境而後可仕焉耳孔門自顏曾而外子夏學問最為

透徹此語亦其一驗也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吁盡之矣足下從事於此久矣不佞第述所聞而足下正之近溪羅先生者不佞師也其學直接孔孟其語錄尚多今僅以續會語二冊寄覽然先師之書非頓舍舊見不落言詮者未易入也知足下有大力量故特寄覽若有入處幸以書示

祈鶴峯

向在都下得侍清言及奉役汝南復厚承教愛

迄茲三易寒暑雖未獲一申問候而高風遠韻
時在心目恭惟門下標格出塵丰神絕俗茫茫
宦海安足久羈息駕而樂琴書林卧以觀無始
方宅寸田便是三山之景片時半刻可當千劫
之緣此天之所厚而非人之所能為也生風塵
中人也悠又素餐種又罪過安足為門下道哉
茲因令即歸省之便肅此申候伏惟起居萬福
不盡

楊洛源侍御

恭惟門下鍾靈岐岳出瑞明時五采翮又為世
所景仰矧生得托於班行之舊者又門下持繡
斧直指萬里惟是西南之邦華夷之界文武並
用威惠兼施豈不難哉非才猷素裕識微見遠
若門下天罔不以其難者授之也夫夷食飲不
同言語不通而其愛父母敬兄弟慈妻子其性
固不殊也用夏變夷之機在於因明而通蔽仁
可過義不可過先德化而後刑罰右循良而左
武猛生雖愚然竊諒門下之智必出於此承大

翰例頒無以報德謹具語如右惟台鑒幸甚

聶明吾

恭聞講堂塑先師大像甚莊嚴而諸友每月舉會甚精進足下自山移歸講堂又甚密邇生雖在數千里外然聞此甚喜慰也事之舉廢在人
人之渙萃在學今日所以續老師之命脉於無疆者豈不在諸丈哉茲因萬鳳老榮任之便謹附區又於足下更煩足下叱鄙意於諸丈冗奪不及一一專啟也均乞亮幸甚

朱荏平

菲才謬叨重任朝夕思所稱塞而無能焉又辱故人遠念感愧：夫民生係乎吏治吏治關於士習士習之不端起於聖學之不明而趨向之無路也明聖學以開趨向之路正士習以清吏治之源不佞志也矧又當其責哉然助我亦賴足下輩二三君子耳荏平之政以樽節厚生以教訓正德可謂得其大矣即人不知猶當自信也况復受知於當道哉子路問政夫子終之以

無倦不佞竊附斯義亦以此二字為勸承諭及
欲集孟我老遺文甚善。外具小刻三種公暇
可以一目不為無益云

傅廣居年丈

昔年過吳門承老丈飲食教誨多領玄旨及入
為柱下史時反不獲聞一言之益則弟不好學
之過也今老丈家居得以致力學問一日千里
奚足為喻內典所得果是若何見世上被老和
尚謾者甚多老丈聰明想必免矣而何以教弟
我此事只須言下相應若差瞬許便千生百利
也何如、不悉

周柳師

前月曾寄學孔編小跋稿想徹台覽矣近讀李
氏焚書益覺此老是真休歇漢世上難覓此人
我老師能與之相朝夕豈非大眼界大緣分哉
起獨無緣得與善知識相近所幸一念之明尚
知向往不然只得少為足求名而已耳何足齒
也起聞之大開眼人一歎一唾皆是神解乃至

所居一莖一塊皆是丹頭今老師倘有所聞於
此老願不惜指示幸甚外近日國學考題位
論一首附呈乞覽正之

楊環溪

聞尊人溘然遠養昔日至樂轉為憂苦甚為執
事哀惻不能專人走吊何以為情遙想執事知
其無可柰何變也而思順哀也而知節事如其
生則孝得其大矣古者居喪三年不為禮樂固
也而又曰居喪則讀喪禮蓋禮樂之文則可以

因喪而歇禮樂之本則實與居喪者俱存不可
得而歇也故古之君子三年不為禮樂而未嘗
三年不為學學之為言孝也離學是離孝也孝
可離乎願執事勉之外具來粵記一冊庭訓紀
一冊文塘先生講說一紙附上

黃閩寰

恭誦翰教念及世道人心而望不佞以轉移化
誨凡一時知愛所教不佞者皆莫有如門下之
教若是其大而切也幸甚謝又不佞誠非其人

然實當其責矣居常深念人心世道本無不美而斯人斯世不能自知其美而自享之大率皆自疑其不美而自背之不佞年來實又見此機括日與諸生言惟使之自知其本美而毋自疑其不美而已未審於我老公祖轉移化誨之教合乎否也承厚愛不覺贅述惟台慈亮之

馬同年

正在困不足之中忽睹大札惠教誦之令人爽然云何蓋札中有喚醒良知挽回直道二語至

的確果乃弟一生所蓄積是以誦之至此則心開而目朗也夫良易直也知之出於易而直者謂之良知人之生莫不直故人之知莫不良惟不能自知如在夢中必待人之喚醒一醒之後則其直與良固自在矣然則兄丈之教實為至教弟敢不永有一心以奉之無斁耶兄丈以此按治八閩彼中當受福無量矣

耿寶應

屢目薦剡及耳談者之口知足下政聲甚美蓋

歷練老成所致不獨資稟之高而已生辱道義之愛安得不自喜慰但古人有過人之才者必汲於學江河之水非不大也而必歸於海者海然後能蓄之也夫學亦衆才之海也已黎文塘先生今過貴治幸撥冗與之一坐必有益也諸不具悉小草一冊附覽正之

周老師

季夏末旬接得老師寄黃省祭來手書及游南嶽詩章盥誦之餘若奉顏色書中有云以虛而不執為性幸甚。寧獨老師為然即不肖起亦然又寧獨不肖起為然普宇宙種又色又化又生又亦何獨不然一大世界總在虛而不執之中可以止又勿說矣從吾大魁斯道有賴誠如老師所言渠亦常念我師也前月兩度寄上短札想比時俱徹覽不具悉

盧台麓

昔陸象山先生云濂洛諸公此學尚未大段光明今日吾儕若不大段光明更幹甚事吾廣之

學自江門以來至於今日似亦當大段光明時也。叨貳成均惟此一事吾廣在監者四五人一時翕然相信此曠古所難之事人力豈能至此殆天為之也。前三數年得賢橋梓今復有此數友可謂不孤。但願時發難遭之想常生立達之心時又聚會務使大段光明勿辜天意為禱。

黎文塘

先丈歸後會中諸友懷念不已或咎生不能留一賢者且時又問何得再來然則德之繫乎人心如此然未歸時諸友未必念人以此見吾輩一去一番均有益於人心世道不可偏見此是而彼非乃若修諸身者則無去住一也。老師道體康否講堂想已落成可喜。兄丈到家情況若何令即學業大進乎。許甸南信道極篤今得海剛峰祭塋之差意欲入時只恐道不便耳。餘惟珍重為道自愛不多及。

羅老師

恭惟道體萬福講堂落成弟子間又英才濟又

咸升入於堂室無外望於宮墻師之樂何如起亦惟此為賀外敢求老師平日所著述者或文或詩或尺牘片言隻字幸悉檢付來京起將輯成一書藏之名山以俟百世天將有意於斯文起每思之中夜起舞惟師慈亮幸甚

復張陽和先生示朱子悟後詩

先生此編實與文成公意緒相承有功於通脉甚大非特朱子賴以表章而已感興詩真雄偉特達今在選者遠道不遠獨飄飄學侶西方論

緣案一篇立義未精似可刪也酬南軒篇云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是徹底透悟歲寒軒一篇亦有意未云明朝猿叫三峽路一葉徑上滄浪船可謂坐脫七言律未見到家而和陸子壽者正屬影響所謂入門未得時也似亦宜刪去七言絕古鏡重磨篇先生批云後儒以并州為先生故鄉誤矣此語正繼往開來手段妙甚昨日土墻一首亦未見性剛之可也通塞明暗往來之狀乃人自見得

恍惚有此其實非心也若見心者即此便是心
何通塞明暗往來之有此毫釐之辨不能無疑
者謹此復教惟尊裁以為何如

鄧心虞春元

過芙蓉與足下連日傾論覺有契合未審別後
此意若何此意本自不離只患吾人見得未真
切反將易簡變為繁難在自休歇將去孤負美
質蹉過時光殊可嘆也知此下決不如此然闊
別之久亦有不忘干懷者幸亮之許向南大行

吾鄉真切於學問者也可以一晤共訂此盟餘
不贅

與友人

近溪先生之門有終年講學而不肯承當者或
詰之應曰吾所謂沽酒而不懸招牌者也先生
嘆曰狂狷與鄉愿之辨正繫一招牌耳子以不
懸為賢乎今足下茲刻懸招牌之道也雖然子
之不懸也是吾憂也而子之懸也亦吾憂也不
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乎衣錦尚絀惡其文

之著也願吾子之深思之吾又懼夫生機之稍抑也吾畏夫吾言子其善聽之可也

蕭師庭

國之安危係乎民民之休戚係乎令天下有賢令則善政行而民生安民心悅而天意得天心無一刻而不在吾民故長民者不可不慎也天下之驚於虛文也久矣非吾師庭天資近道安能聽此言哉善守官者以數年為千載其不善者及身而已敬之哉客歲虔南聚首見師庭於談論間有疊又相向之意茲承使翰遠臨敢以此復蓋萬里一札不致以寒暄了事也師庭當能亮之

與友人

承示大學格物之說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格物即知本也甚善雖然近日名公理會及此者亦數人矣然求其真實知本者尚未見也此學須要實悟實修豈但見解而已耶足下之見信高論信確然未審所謂知本者何如也有可以教

不佞否乎至於大學次第有古本有石經有明
道大學有伊川大學各不同今章句大學又係
朱子所定與伊川不同者也要之皆有可通難
必其孰是而孰非也又格物之說陽明與晦翁
異今之說者又與陽明異然其歸亦未嘗異也
前輩似難輕議足下高明以為何如

復周柳塘先生

二月初八日辰時接師教札讀罷喜不自勝向
札再拜仍雀躍數刻方定蓋甚哉道之難見也

有其人無其見不足喜也有其見非其人不足
喜也心術如吾師氣魄如吾師而學又見道萬
世斯文之福也起元敢不喜乎向於來札有念
之不動為性一言起即仰窺其微但未承面命
恐未的確乃故為欲與見之辨以引吾師之真
言竊比於孔門丘窮到底之問耳茲承誨云云
即已豁然矣此後尚何事詞說乎第未審師於
有得之後曾大快活一場大跳躍一場將從前
意見如金如玉寶重愛惜者俱當敲篋委棄否

又曾將見前意見如泉如焰奇特神妙者亦當
風烟散釋否果爾豈不快哉起乃竊有願焉此
學忌不見此又最忌見此而起見若是真正孔
門的脉湏是以修身為本却只做得修身兩字
又丟了為本兩字一面要修身又一面起人我
分別之見不知分別得人我時已離了本也離
了本便是不曾修也若是個真修的人方一念
要分別時便與修去豈容此念更生此便是從
根本上修一似種樹者將橫枝傍蘗修去獨正
幹數榮方用着修身為本四字不遺了他一字
中庸所謂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正是
這個工夫到此地位方曉得舜之隱惡而揚善
若決江河沛然至於成聚成邑成都四方風動
的心髓此是吾儒篤恭天下平的真實下手工
夫若只管分別人的是非却是自家心中先不
平了如何到得天下平的地位也起不敢欺于
今只是如此用功但苦從前習氣深慣又其資
質稟來鈍做不前耳願吾師時賜鞭策不贅

羅近師

開歲以來台候萬福起元於前後會語每讀一過便生發一番輒嘆孔孟一生精神命脉盡付我師然發揮揚詡亦須如許氣魄此宇宙精英醞釀千餘年而出者也起元每一思及真不知手舞而足蹈也前曾附書求老師平日著述或詩或文或書札片言隻字欲得彙而輯之以惠無窮盖有道者一馨一歎皆為真寶未審老師許可否京師同志相會如常惟揚晉菴近景相信有書奉問寄上因略附鄙衷不能悉

黎文塘

自足下歸後都下同志時又懷思不輟觀此則在貴鄉尤可知也弟拙劣每讀老師會語一過即長一格恨不得一日誦一過惜力不及耳只能一月一誦此殆宇宙間神物哉若能熟誦之不歇即可以一天人躋神聖非但小補而已足下以為何如揚晉菴相信之深有書奉老師弟未見其中所云也足下可得一觀又弟之意謂

林大史家藏文集 卷之六
老師傳孔孟心印一言半句無非道妙歆盡得
平生手筆錄之以垂無窮然亦足下及二三人
事也幸相與圖之不贅

與友人

足下之 sought 者舉業之文而已乎抑猶有進於
文者也若舉業之文而已則世之精於業舉者
為不少矣今詳足下之書乃勤又懇又於拙者
足下之志必有進於文者可知也夫文者載道
之器也世之學者咸知求工於文而不知求工

於道櫃所以載珠也願舍珠而買櫃惑之甚也
文誠工其所得者不過科第舍曰文而惟道之
求則其所得豈直科第而已哉且未有工於道
而不工於文者也足下勉之矣至道難聞光陰
易邁拙者顛毛種又雖悔可追焉知來者之如
今也可不畏哉夫自古豪傑未有不奮發其大
有為之志而能有成者也萬里馳神心照為幸

答劉鍾所

國家造士幾多年方得一賢士夫人家積德幾

多代方生一賢子弟學者讀書幾多省發方做
得一件好事故吾輩不可不自愛惜亦不可不
愛惜他人也但高明之士以學問為急則其精
神命脉有所棲止不然意氣有時而衰識見有
時而奪為山九仞或不免於一簣之虧古人孜
孜進德修業良有以也而豈以為名哉易曰龍
蛇之蟄以歲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足下請
告杜門之意其在斯乎生本領蓋之交感如故
之義爰不敢自外因謝翰教而貢其謬說惟高

明垂亮幸甚

霏益州守張書江鄉文

執事抱奇氣出守遠州人將謂執事有所弗樂
乎其地讀執事入湏稿若奏金石而鳴鳶鳳由
此觀之殆不知宇宙之為廓死生之為變也霏
益萬里安在其為遠哉夫治遠之道無他祇勿
擾之而已遠人之良心固不雕之朴吾無以擾
之則其天全而性得然欲無擾於其外當先無
擾於其中非有所寄焉不可故琴瑟歌咏有道

者所以寄其心以與天地萬物相安之術也猗
歎休哉執事可謂善事其心亦可謂善治其民
也已使旋肅謝伏惟珍重

河東巡鹽吳安節年兄

執事報代使入京如例通友人書而僕亦濫與
焉僕則安能有所復於執事哉惟是新春陽泰
萬物咸亨君子進修之益當與時而俱長而有
生之類亦當有以自樂是前一言者執事與僕
所當共勉而後一言者似執事所當自任執事

屏其二而僕自處一焉有用之與無用分固殊
也豈敢為於古怨於河東聖賢地三代而下惟
王仲淹薛文清二公薛之讀書錄今大行矣而
王氏獨中說存耳其他續經十二策之類不可
得見意者造物者祕之名山亦待其人而出乎
此龍門人也願執事留意幸甚不宣

東吳悟齋

昨承佳刻惠教誦之不釋手竟夜乃卒業於老
先生致知格物之訓莫逆於心雖鈍且陋不過

楊文獻公集卷之六
窺班嘗纔未得其大全然頗覺其中之莫禦也
起至愚然幸有一點攷又向學之明者十年之
前亦從格致一語悟入故此條路迳尋走頗熟
今見尊教發明得完全精妙於鄙衷頓豁益無
可疑者陽明先生訓格為正未若此之直捷然
亦常云致良知於事又物又上則亦此意然乃
其後說也錢王二公若果於師說透徹即聞老
先生之說當不待其詞之卑而相許矣何致逼
之轉一語而竟不肯轉耶此後世之學悟而不

修者皆其悟之不真也未有真悟而不修者也
吾性之中一物不容而萬善具足既悟其若是
矣而肯不修耶且雖欲不修惡得而不修哉君
子之立言也惟恐其偏而壞人故良工心獨苦
於證道編見之矣敢為斯道慶外會語續錄二
冊家師亦如是悟亦如是修祈門下批評以示
愚昧幸甚

山東巡按吳惺初

歲比不登首闕陝河洛延及齊魯固氣數適然

而上天愛民之仁則已默定於生君子之日矣
恭惟門下躬仁義之德抱經濟之才直指東土
按行郡國實上帝挈東人之命寄之門下也乃
始至於境以賑請者累又以劫傷抵罪者十牒
而九既憫然于溝洫之茅復憮然于葜掠之萌
此如久病之人既虛羸矣又苦狂亂治之之藥
攻補雜投亦必無幸門下所謂大回其元氣而
一切刷理之非覈實有司不可任矣此誠醫國
之倉公而救時之扁鵲也率是道也於化歎為
豐化乃為犢令齊魯一變而至於道亦奚有哉
不佞謂上天愛民之仁默定於生君子之日者
此也不佞蔽拙有年纖埃無補伏承包荒罔揮
例惠華札謹此肅謝不宣

耿寶應

今在所災傷民不聊生長民者若無保赤子之
誠竊恐天意未可回也高寶衝疲區也充天下
咽喉要地執事居此尤宜專心壹意以結民心
為務寧可失上官與過客之權而不可使匹夫

匹婦有棄我莫顧之怨此地近水而轉輸所經
百姓萬不致絕粒不過價貴耳所虞者江淮之
間剝輕之習易為不逞若心孚而民信政清而
務簡本固而備豫雖有卒然可以不患矣無名
之費不急之徵固請上官一切罷去此所謂以
官庇民之道也大槩如此惟執事隨宜而酌之
可也承翰以踈慢為言此屬倖套蓋無物即不
通書世情有之非生與執事及諸公相處之至
意也是後但欲以一字相聞即毋以物誠心古
道豈不為相敬之大者哉

答黃二瞻

承示浙省游饑木商不至權額不盈第能躬厲
清白折伏奸蠹而已嗟夫足下丁民之艱即如
是可矣豈復計其他哉此所謂不離當下者也
夫使理民者亦若足下之理閩則不藉口於足
國以迂其足民之念民心悅而天意得可以消
水旱之災致豐年之樂今天災頻仍不已者靡
獨氣數或恐人事亦有以召之也足下以為然

否

答魯君彥

承詢及鄙論今以一冊奉覽此道好之者蓋寡
君彥資質近是吾亦欲與語惜未得常相見耳
然肯舍去舊見以鄙論多覽百十迴必且躍然
有得於意言之外矣世倂悠々之談誤人不淺
惟君彥圖之

林閑雲先生

足下清修雅操生嘗得之談者之口而其卓見
獨詣則生蓋以意得之非談者所能悉也客歲
東還專念奉訪不意賤病大發寸步為艱然友
人黎文塘獲接輝光能言其槩春初又奉長篇
遠寄則生於足下豈必目擊然後道存哉嗟夫
先生老矣願幸強餐自愛吾固知先生不規規
於鄉人之知已也所淵源遠矣萬里神交贅語
奚補聊以見意

蘇英德

承示課諸生拔其優者立會校文因誘以身心

之學又念蒙養貴端迺先之社學選師率弟子
歌詩習禮此移風易俗之道類非倍吏所能為
也足下既能之矣願遂專心一志而為之勿惑
以流俗之論蓋毀譽顯晦原有定數士君子得
百里之地而君之能舉厥職亦可以無負此生
矣此外更何求哉非足下相信之深難與道此

蘇春元

秀才領鄉薦即驚然以先生長者自視豈復能
屈首就問於人而足下克賢書有年矣乃謬推

僕以一日之長何也此非生君子之鄉佩家庭
之訓以學問為大性命為重而為豪傑之士者
其能然哉嗟夫學者所以學為人也學之不講
而人之難成也久矣雖以僕之不材亦年至四
十而後幸有聞焉其未之聞也種又佐為皆自
以為人也及其既聞之也乃知向之種又佐為
皆非人也此僕所以自喜自悲而不敢不為人
喜不為人悲也足下今既有取於僕矣願推此
心以成已成物甚勿孤修則於成人之道一日

千里不啻也足下幸自為進修僕安能有益於
足下哉勉矣令光明府以古教化治英邑世道
之幸足下在此中千萬贊成之

李友龍年文

春初托陳掌教一書大都秀才套語耳辱翰教
許以心交晚近殊不多得愧之又中都苦饑聖
天子發帑以賑賢郡守焦心而嗇無非所以默
回天意而深結民心也術自有窮心乃無盡水
旱之來堯湯不能使之去兵食之去孔子不能

使之留惟是上下一心攀結而不可解者乃聖
人之作用也承云改折一節最為喫緊便當積
誠以白撫按既騰奏牘縱使大司徒不行然太
守之心足以白於一郡矣若逆料其不行而不
為上達是自失民心也故曰凡事無不自已求
之者此亦秀才套也語豈足以言策哉門下以為
何如

唐曙臺

客冬過貴郡下教移漏刻生坐病不獲趨謝遂

柳文家語文集卷之六
菴又而別今忽一週天矣都下同志計日望足
下至然亦知足下雙白在堂不肯遠離也白沙
先生每不借人此一着今生亦日夕笑此一着
豈敢勸足下駕茲獨有講學一事白沙先生不
曾厲禁今聞足下自禁之則區又願勸足下一
開耳不誨人猶可不自學柰何自學者豈杜門
稽古行義不失已哉誨人固所以自學也何者
相長之益古人所取也且近覺此有益恐不足
為足下深造自得者言也然意實忠誠如芹曝
之獻焉萬里馳神只此不贅

苑向卿

承寄憂旱諸大篇古意古詞駸又乎非作者之
堂矣知足下游心文藝專精如此吾道幸甚但
此中尚有根本不知我向卿亦曾一番意否若
得其根本則將來製作俱不朽盛事也古來文
章家何啻萬又而傳者甚不多以得其根本者
鮮也此意當與坤儀細商之幸勿當面蹉過轉
瞬間不可復得

侯生泰和

承翰燁然華蔚而拙韵又辱高調屬和捧誦之間珠綺紛錯然皆非拙者所敢當且亦不欲以此為賢望也賢所治乃省會衝衢百務填委當崇簡修實惜精全神事求可繼古人有目覽公移耳聽辨訟口行稟付手答牋書者雖云綽然給足終是為才所使知賢必不為也意以特為拙者致敬耳尤非所敢當書至即欲奉報因習儀遂阻兩日盍拙者之鈍如此足下又何以教

之

徐魯源公祖

今月許大行入京以劄南錄稿見惠始得於其間窺先生之一班耳然深歎為學問之大全求聖之正軌也未敢遠引姑以答祝于世祿一章言之有曰求之於心者所以求心之聖求之於聖者所以求聖之心人未能純其心故師心不免於偏雜聖人先得其心之同然故希聖即所以盡心斯言也外若平又而天人之道古今之

術統是矣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故道性善而必稱堯舜後學不知其故而漫信習心以為便是聖人亦過矣且先生之言不屬此擬不傍影響獨得之妙可以意會惜未由奉晤一聆之為快也然即使晤言先生豈能有加於是而某之莫逆於心亦豈異是哉但願先生領納天和鼓舞神氣大為海邦人士造斯文之命播至仁之種將來有興起於海濱者先生德也萬里馳

神伏祈台鑒

羅氏兄弟

帥母太夫人辭世長孫公復不幸感愴柰何惟令昆玉善自寬以保天和於一氣幸甚清時泰交天衢大亨賢俊附以成名群龍可以競奮慎勿優悠玩愒使哲人之後不顯臨楮涕零幸亮狂瞽

朱荏平

佐令當衝疲之邑自古難之大要以恤民為本

楊太史家藏文集卷之六
務厨傳非所急也第不可任意為慢耳觀來翰
具悉苦心但願視此為動忍之助而勿存冰炭
之懷則德日進而福亦無量矣吾人當以聖言
為去孟子言三自反而歸之於如舜而已矣以
此自處尚何難之有使翰之至遠賤恙日在藥
餌中奉復不敢多及惟心照幸甚

袁了凡

寶坻銀魚上供為累生素聞之足下寓書某遂
得停止真大力量也至云此物亦遂不生何也
意者此動徬隨此止彼息皆靈機默運自然之
理歟識此則四方可以從歟四靈可以為畜矣
此生淺又之見也足下必深究其理便中希并
書稿見教幸

答耿老先生

起不獲久事近師惟老先生乃吾師莫逆友也
領老先生之教猶領吾師教也是以苟有所見
輒直陳之以就正伏承札示云信手拈來成妙
果隨足到處盡康衢某淺學奚足以語此然至

教也敢不勉而至是執伏惟老先生一出一處
與時消息世道盡在老先生一身何適而不可
外柳師書一封附上希轉致

盧台麓

天地於物無不欲其生至於物所自取天地竟
無如之何而未嘗因之廢其生物之仁也吾人
之學好仁惡不仁所以取法於天地豈有他哉
願足下任仁勿急迂居一節生自揆力量既不
足以辦時日又不暇以為前地退還君家但願
諸公成之異日煙火相望鷄犬相聞青紫濟又
絃誦洋又謝事歸而策杖來遊今日東鄰明日
西舍經年醉歌其間何者非吾廬也

葉龍潭

開府之位於碩德重望得之已為遲然自惠陽
觀之乃數百年而僅見者山川聚精會神鍾洩
於是安得不為吾惠稱慶哉辱札教抑內頤之
情急報主之義遂自省徑趨貫竹幸甚蓋旌麾
蚤到一日則彼中蚤蒙一日之福聖主亦蚤紓

一日西南碩之憂門下勉之矣高識遂養才合其誠蓋無施而不可也但做事忌於着意白沙先生云桓文與周公同扶王室然桓文用意而周公用心又曰詩不必作不必不作道故如是也凡此者亦願門下之留意也淺識無當惟裁察幸甚

陳文溪

同志之友十載一晤又別經年忽奉德音喜慰無量途次漫記再三捧誦知此事已被文觀破

格物致知大學第一重鍊關也古今多少英傑攻之不過其說道理者皆邪說其做工夫者皆亂做耳丈今幸過此關當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矣來粵記丈云閱之喜色上滿大宅不其然乎然謂其間微有可商權者固無害也大抵此理精微圓妙一着言語文字便成滯礙雖古之善立言者尚且難之而况謏又者哉叨貳成均他無所事學徒百餘隨機指示賴以自熟其仁生原不能有益於彼而彼亦無事於生之益

之也張孟二公溘然長逝友朋中似失倚仗然
有志者觀之哀吾生之湏臾念朝聞之莫及當
速其開悟而急其進修所謂無非教也吾輩豈
以形骸存亡為欣戚哉惠貺不敢不領使旋肅
謝惟幸嗣音真率切磋共敦古人友誼是願是
禱

又

令弟入國學生得一良友幸甚我疆之逝同
志者莫不賻之然已久矣丈之情用之遺文可
也傳誌未有以見屬者如有屬生決當為之不
辭也尊記中多絕到語如云此心靈又炯又生
生活又何嘗不具足只為習心蒙倒遂隔幾千
萬里古人謂塗人皆可為禹於今始信百姓第
日用而不知耳是也然習心蒙倒四字未審尊
旨若何靈炯生活之心與習心一乎二乎柰何
有千萬里之隔也又或問禮在視聽言動乎心
乎文詰日子以視為目乎曰然文外心不在焉
視而不見等語以證禮之在心此章都覺未瑩

是以視聽言動之外別有一心為之主也此際更須百尺竿頭進步難以言說意者偶未得於心而率爾為之言乎凡此皆所以自附於切磋之誼惟丈教之

王性字年光

附驥以來僅得前歲於詹洞源寓中一承謦欬然老丈之曠懷逸調弟得之聽聞者多矣大非塵世中溷又者比老丈使轍所向一一皆要亦寧了西方大意未耶丈未了誰當了之以弟度之必已了也若已了寧當自了而已耶初登第時同是壯年弟今已顛毛種又想丈亦不殊也此一大事豈可更容徐又耶弟聞我丈嘗有意于此故敢以為請倘蒙不鄙惠以德音尤為至望不盡

周柳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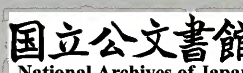
伏惟二老以道緣深相結內自有龍湖以來至此始通其會二老皆人龍也繼自今龍湖之名始不虛也而二老所以為人龍者何哉二老之

學皆乾又之學也故稱龍焉雖然龍何學之有湖之上山阜林木鳥獸湖之下淵泉魚鱉往來於湖之間章縫緇黃賓客僕從一切皆龍也有弗龍安在二老之為龍故知二老以無弗龍而成龍夫無弗龍而成龍謂之有學也可乎有學則有弗龍者矣故知二老非有學也謂之學而已矣非乾又也謂之乾又而已矣非學非乾又則舉宇宙之內無非緣之相結而奚二老之有哉吾想茲湖花發於山鱗躍於淵朝旭曠暝夕

月朗耀二老並坐磐石上下谿澗唱之以康衢之謠和之以擊壤之歌焉知唐虞之為古而今日之為近也視被塵世絀羈茫又何物而談性說命指空論色以滑疑其六腑焦竭其五臟者亦奚取焉此起彼元之所以得書三復舞躍而不自知也一切葛藤從今已斷更不提起

郭得吾

國博樂先生至得接尊翰寄到粵遊紀三十冊俱領悉矣茲復寄四百冊具見足下愛人之周



而為道之廣幸甚。但過費不能無不安之意。願從此止勿寄矣。令即寄示文字數篇。儘有作筆但未是順理成章一氣呵成之作。蓋少年作文隨時變態。讀秦漢便類秦漢。讀歐蘇便類歐蘇。無足怪者。如虫食葉。食蒼則蒼。食黃則黃。若欲利場屋。莫若多讀蘇文。常想行雲流水之勢。筆下自不同矣。又須胸中灑灑。勿以得失動念。始得只此寄聲。

趙儕老

弟所受教於海內豪傑有年矣。穎敏特達坦夷和粹。若我丈者未易得也。非丈能教弟。其誰能教弟哉。茲主上賜以優暇之日。上天助以肆力之時。易不云乎。進德修業。欲及時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謂正當我丈今日事。非耶。將來以大學術建大事。功潔心矩。相皇極以成唐虞之治。實在茲矣。丈豈肯以小小了事者哉。

孫欽齋

向許秋天再入白。下不勝盼望。茲接翰教。乃知

有後約也辱示虛之一字誠千聖真脉秋間曾
具短疏以達宸聽亦反復以虛為獻前與老丈
晤語時原以此處相契耳然其中微有救正者
為虛不可說也又為虛尚有說也虛不可說者
為著於虛即不虛虛尚有說者虛須悟入非人
所能為也然僅能如此說至於真虛終不可說
聖人固聰明睿智達天德故經綸立本知化育
此處不可說終不可說乃為真虛也若夫知人
用人不過虛中小又影像致虛之學不為此事
而設也門下以為何如况次在答不及曲折幸
諒之

與盧亮泰

學問得手則心開目明德業道藝一以貫之天
地與福萬世與名匪虛也足下於此學已見端
倪所貴者直達其機而已機萌稍過無以配天
行健而成生物之功坤雖生物畢竟有待有待
非聖學也萬年道脉可不深念之哉萬里行矣
區又不能忘者唯此

區又生平惟學問一事非是無以立身亦無以
事君也茲有禹里之行深望諸公有以助我煩
約前後在會之友大會于闕祠以次月二日為
期
科場逼人幸勿為意勿為意乃所以得之也古
之名將對大敵如不欲戰然後意氣安閑戰必
克矣

學問不歇脚向前自有佳境若一歇下便生退
縮不止不進而已足下覺近詣若何毋謂此是
不增不減之物有何可進古人日宣日嚴孔子
平地為山俱是欲人進步須猛志精進勿得悠
悠

千古學脈在此以此處收拾天地萬物更無一
點滲漏做成時與天下同享無事之福如信不
及世界自此多事耳慎之

與駱子易

數日專心先隴遂輟會事賴諸友不自輟也且
道在是學亦在是雖欲輟之其將能乎會語暨

近稿具此子其評之亦與諸友共評之
適檢藏籍有禪公案四家語錄二種送覽若論
吾儒性宗之學直造古聖日新又新地位須是
如此始得後儒以異端目之近於不識寶矣是
下覽竟之後將相與細論之

陳白沙先生云文字費精神百九可以止且絕
墨把捉得定千門萬戶自在即不佐可也幸自
珍重

彭晦翁啟

伏蒙金諾令次嬾貺僕室之次男見賸謹具儀
納來者伏以禮從周道二姓締百世之姻義取
義交再索協坎離之配序值三陽之泰儀修六
禮之初實有天儀敬憑月老恭惟尊親家大人
錢鏗仙裔南海名家早掇巍科望實始基之日
世餘積慶熊蛇迹叶之殷惟茲珊瑚不釣於虹
蜺是以鶯鶯許歸於丹穴事實同於繫足喜遂
動於揚眉尚愧蕪葭有玷玉樹幸薦蘿之有托
爰筐篚之是將好永擬于朱陳盟不渝于山海

總煩冰語奉壻台聰伏願量拓滄容鑒忱于物
外則感同岳戴忻忭于宇中元無任榮躍反悚
之至

楊震涯

恭惟門下達尊兼三碩德無二風采凝於朝著
聲名播於華夷乃者主眷方隆懸車頓切歛神
功於不宰付事業于后昆鬼神于焉而福謙士
類因之而砥節所謂殷家之平格周室之恭先
者乎生也壯歲入朝曾識儀容于鷄列艾齡服

政益瞻軌範於璇題方恨警歎之難承豈意音
塵之槩及見祥麟之角歆賦振又拜綺筵之頌
旋增揣又豈有瓊瑤之報敢當桃李之投特明
素心敬恭尊者伏願順時晉寶度世延綿兒方
朔於金門不數千年花實弟蒙莊於漆吏寧誇
五百春秋生謹祝謹啟

張玉老

恭惟門下發祥揚豫紹服程朱向從廣廈細旃
之間惟進正心誠意之論仰符山斗望切鼎鉉

詎意比垣輒移南極暫徘徊於閒署遂游歷於
成均惟茲鷄鳴辟雍實乃龍飛豐芑壽考佐人
之化奕世如存舊邦新命之司非賢不畀於惟
重望始愜群情既立為國育才之功復兼以人
事君之義凡在門墻之佳士孰非王所之居州
何毀非成無往不復舊學之甘盤豈容久廢前
席賈誼會見不虛生也嶺海迂儒章句末學念
切朝昏但自畏其落植薄循甲乙亦遂使之佐
獲深有愧于前休得無慚于來翰矧承華錫尤

覺靦顏對使拜嘉何異百朋之重因投思報獨
存一縷之誠伏冀泮渙優游畱意卷阿之什飲
食宴樂玩心雲六之辭寔切至懷統希台鑒

益世子仙源回啟

敬惟殿下朱郎鍾靈銀潢挺秀游嬉翰墨清新
鄴下之詩吟唾珠璣麗則孔門之賦凌視千古
高居上游鴻寶之方自竒錦囊之譽無價不徒
文章得作者之精髓加以問學有聖賢之工夫
衛社稷莫若朱虛尊朝廷孰逾李勉文昭武穆

允矣周室之宗盟麟趾鳳毛灼然劉氏之祭酒
元夙承眄洊辱褒揚深慚寅直之惟清何有
肅雍之秉德方悵違類之既久寘丹慙以良深
遽蒙染翰以相先媿鴻私之曲被伏願康寧介
祉元吉考祥壽而臧昌而熾丕迎有羨之麻川
方至日方升昭受維城之眷末由旅覲過沐謙
施玉案無酬徒一日三秋之諷丹梯歆陟柰兩
鄉千里而遙未既敷宣聊陳感佩



